

临流照影在木渎

■文/陆渭南

从太湖之滨的西山景区出来,脚一踏,就可到“吴中第一镇”木渎。

去苏州的木渎镇游玩,这个季节还是不错的。景致里有槭树,有银杏,有杨柳,颜色极其丰富,适宜晒华服秀美颜。

周日的早晨8点多,我们才进景区约百米,就见众人包围喝彩的热闹场景。原来是姑苏十二娘每日例行的演出。“姑苏十二娘”是一个旅游品牌,由绣娘、织娘、船娘、茶娘、扇娘、灯娘、琴娘、蚕娘、花娘、歌娘、画娘、蚌娘组成,是心灵手巧的吴地妇女的典型代表,又浓缩了两千五百年古吴文化精湛深厚的历史内涵。正看得入神,有人高喊一声:皇帝来了。

好一个阵仗,数十人均着清朝服饰,打着龙旗,宝相庄严。中间穿龙袍龙靴的可不就是传说中的乾隆皇帝。只是这个皇帝哥哥颇具老态,随从们也年纪不轻。看来是古镇老年人搭的班子,饶是有趣。

我们赶在前一晚住到了木渎镇,虽夜风已冷,但感觉很爽,周遭霓虹烁烁,街市繁华,澳门街、香港街、宝岛花园街等均是吃住行游购娱的成熟旅游配套,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灯光一夜亮到明。

一条街明清味,烟火气扑面。先是吃食,前店后作,看得见闻得着,牛皮糖、麦芽糖、生姜糖、松子糖,都是传统食品,苏州人一向喜欢养在蜜糖罐里。拍照的都在玩穿越,苏州丝绸的美艳,游人的雅兴,因此步步都见美人、婕妤、贵妃、皇后。也有赶来拍婚纱照或杂志封面的,更有拍客自带平面模特,各自逍遥。

古松园、榜眼府第、严家花园、虹饮山房,木渎古镇最抓人的景点还数高门大户人家。一群人先进了严家花园,瞧一瞧门前的私家码头,就知道人家门第多么高不可攀,走进去,左看右看上看下看,大长见识,仅是名木花卉就达上百种。庭院深深,庭中有院,院里有

园,园中有亭,亭边有湖,湖边有山,此等豪宅游客们真个是无法掩饰其艳羨,其垂涎,而私家宅院散发出的文化气息,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。毕竟土豪已不入今人的法眼呢。

那些年乾隆去过的地方不少,留情的地方也不少,虹饮山房是皇帝下江南时的行宫。每次来必住,住多了苏州丽娘们就被安排进行文艺演出,这样就诞生了许多能歌善舞的演艺人员。

走在木渎镇的石板路上,一条河始终相伴。绿水长流,宛若不老的爱情,走一段,迎面来一座拱桥,弯月一般,垂柳丝丝披拂,连最没兴致的人都要拍照。

来木渎之前,游客们一般已去过了周庄、同里、西塘、乌镇等地。有人说,每年应该去一两个没去过的地方。如果说一定要给一个非去木渎不可的理由,那么,不去皇帝行宫,不说私家宅院,也不提坐了花船顺水观景,单单因为它是木渎。为了木渎古镇的慢生活,你大可带上你的她与你家可爱的娃,过一个轻松幸福的周末。

离木渎古街一箭之遥,有一个青山隐隐的地方叫灵岩山。它的招牌不是大幅广告,不是导游的喇叭,而是半岛咖啡。面积不小,就在山门前。远远的往灵岩山去的人与车,仿佛只为了品一杯美美的热咖而去,顿时雅得不行。在这渐冷的冬季,看到它顿时周身有了暖意。

其实,我们只是顺道看了看木渎。



寄语万佛塔檐角的风铃

■文/魏燕

是谁的清音道破古寺的幽静?是谁将几许清欢偷写在蓝天?是谁忘却了青灯古佛前暗淡的流年?是谁陪伴檐角倒挂的莲荷不弃不离?

穿越前世来到今生,你将一颗慈悲的心高高悬起。一花一世界,你分明看尽了人世的浮华,习惯了花落花开,只让茶一般淡的日子在你生命中无痕地流淌;一叶一如来,你洗净了人世的铅华,熟知了叶荣叶衰,只用最柔软的心、最温暖的手将众生的苦难悉数托起。

经卷上没有你的名字,清圆的水面却始终倒映着你的佛者仁心;擦肩飞舞的红叶诉说着你最后一段未了的尘缘。风和日丽的晴天,你请来满兜兜的阳光喜悦;凄风苦雨的夜里,你独自聆听着滴声漏残。没有人与你共剪西窗之烛,没有人与你共话巴山夜雨。该来的总会来,该去的总要去,去留天意,难道不是?

我仰视你,听到的是尘世中的梵音;我走近你,品出的是梵音中的尘味。那一刻,我诧异,你风中轻摇的身影下竟有一份止水般的淡定。

瑞士思语

■文/孙予青

初入瑞士,平原立即变成了广袤的山脉,淡绿染成了深绿,这是一种宣告,一种充满自信的暗示,这就是瑞士。绵绵长长的路,山上到处都是奔流而下的小瀑布。从上而下,不断断续续,小心翼翼的,一个接着一个,流淌在碧绿的草地中,巧妙地绕过木质的小屋与栅栏,流到最后,触碰到岩石,继而碰撞出轻而飘的水汽,薄弱的如一层纱。这些纯白的丝缎,将一座座山脉,温柔地缠绕、裹卷,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最精致的礼物。

头靠着玻璃窗,悄悄地回首,我们用目光所祭奠的只是缭乱的人生姿态,而人生的最可悲之处就在于那种没落消隐时的印象,但却又是最绚丽最令人沉迷的。我是活着的,脱不了轨道的束缚,但是依旧可以享受天空的辽阔与美丽。我在瑞士这高耸的山谷里,在这玻璃窗的反光阴影里,在爱尔兰音乐的悠悠歌声里,去呼唤最纯真的自己。我希望有一天,推开窗,看到的是连绵的山脉,而慵懒的我,望着山那边,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到达瑞士的旅馆,已是晚上9点,天空是淡淡的鸽灰色,漫长的车程留下的疲惫感在下车的那一刻荡然无存。旅馆在幽静的小巷里,寂静又干净的街道错落有致地铺展延伸开来。酒吧,旅馆,咖啡厅,一个一个,温暖秀气地存立着,召唤着。街上的商店大都关了门,玻璃深处是幽幽的神秘。我看到自己,一身淡紫色披肩,一个大的单反相机,一双饱足于繁华与苍凉的眼睛,望进去,再次微微伫立,说不尽的幽思。这是我熟悉的感觉,似乎回到了若干年前的秋天,那场徘徊在风与雪之中的愁与媚。太遥远的记忆,逃不掉,总也脱不了干系。微风不疾不徐,人群影影绰绰,怎么样也闻不厌的新鲜空气。瑞士的小巷,我来了,又会告别,那么,请让我把心交给你,请你替我保存几年,我会再来,赎我的心回去。届时,成就不了繁华,我愿寂然如烟。

回去的路上,夜凉如水,行人寥寥,穿过马路,突然感觉在这里,自己就是主场,有街灯的照耀,有冷风的喝彩。微凉的空气,夜间的美,这是我今生无法消除的挚爱。



第一道风景——伊犁支教纪事

■文/韦林

航班到达伊宁时,已经是午夜两点半。

一路找不到吃夜宵的地方,更不要说一睹大漠风光的真容。飞机上颠簸了几个小时,现在继续在公路上折腾。如若遇到灯亮处,那一定是边境检查站。到了六十七团中学所在的那个小镇,全镇已融入了如墨的夜色中——这里的路灯夜里十二点以后都熄了。

进了主人安排的住宅,开了灯。就要匆匆告别曹校长,他成了我在伊犁初见而唯一的风景,曹校长四十岁的样子,脸上皮肤已经有些松弛,细察能瞧出岁月风霜留给他的疲惫。我想我应该提醒他,人到中年要有稳定的作息。然而转念一想,初次见面,以后再谈吧。

第二天九点钟(这里天刚亮),叩开我门的竟然又是他。不一会,他已经抖擞精神端坐在主席台上和教师们作新学期讲话。我稍有些惶恐地环顾四周,心里嘀咕着,该什么时候提醒他健康问题呢?

紧张的工作开始了,我知道给我的时间不多,不能无所作为。当然,也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谨慎。因而我十来天没有离开小镇,仅仅因为肚子不好去了趟卫生所。

终于在周六乘车走出了小镇。汽车往西北越行越远,沙枣林、玉米地、棉花田从车窗边闪过,我直直地望着窗外,不肯放过这稍纵即逝的景色。而曹校长的身影也不时在脑海里跳出。



赵凯 摄

这儿虽然号称塞外江南,但是对于来自江南之地——镇江的我,这里是另一番天地。

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浓妆淡抹总相宜。”我不知道用女子来形容江南的苏轼是不是第一人。我之前未曾觉得这比喻有多巧妙,来到了塞外才感受到它的真切。阳春三月,羞红娇绿,蓓蕾初绽,正似走来了邻家小妹;仲夏之际,枝繁叶茂,十里荷香,如同盛装的娇妻;八月金秋,云淡风轻,丹桂飘香,恰似矍铄的老母亲。江南自是醉人的,可终究少了点阳刚之气。

到了伊犁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男人的风景。这里冈峦起伏,许多地方更是寸草不生,直率与坦荡,好似汉子裸露的脊梁。风吹在脸上糙糙的,没有一点柔弱的脂粉气,如同农夫的手。四周宁静安然,没有蝉鸣鸟啼,仿佛一位捻须思考的长者。一眼望去,田地里庄稼,

大块大块的清一色,树木是高耸的,像是男人坦荡的胸膛。

如果一定要描绘出来,我只有捧出罗中立的《父亲》。1980年,还是四川美院学生的罗中立,以油画作品《父亲》获“中国青年美展”一等奖。他以深沉的情感,刻画出一个个勤劳、朴实、善良的老农。细细琢磨这画中人,能看出他的饱经沧桑,然而更浓烈的是他对生活的希望与期待。他身上体现出平凡而又伟大,凝聚着百折不挠的创造力。然而画中父亲耳朵上的那支蓝色圆珠笔却引起风波,诗人公刘在《诗刊》发表了《读罗中立的油画〈父亲〉》,连声呼叫让父亲“扔掉那廉价的装饰品”。

我离开伊犁的时候亦是在凌晨的暗夜中。面对前来送行的曹校长,我又想起那个关于健康的话题,可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——我怎么可以插上“那支蓝色圆珠笔”呢?